

尚書

卷十五至卷十七



周書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00009

諸暨縣圖書館藏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00000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

遂以陳戒

○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

作召誥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成王

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爲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爲戒，史敘其事作召誥。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爲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爲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畧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

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

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於豐以

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考。鎬胡老反見賢**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

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薦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肫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憤反厥既得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

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 汭如

惟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

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

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

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

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

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
 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
 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
 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
 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節
 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巳
 丑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
 魄死魄皆舉大畧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
 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
 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於巳至見考。正義曰
 於巳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
 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實早朝故皆
 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也謂王都也武王已都
 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
 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
 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
 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
 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

京告武王也。○**傳**臚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臚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臚臚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臚又於臚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在祖右社而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子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

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
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
后既主陰故立市也。○於戊至肉來。○正義曰於
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
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
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
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
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
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
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上功水昏正而裁日至
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曰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

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 **傳**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 共音恭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傳**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 **傳** 其已命殷眾眾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

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若翼至若公○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

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

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

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
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
宜順周公之事。○禮記公至洛。○正義曰周公以
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
沛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
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
也。○禮記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
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
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
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養
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
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
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
天神祭用太牢既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
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
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禮記告立至共牢。○正

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
 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
 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
 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
 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
 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
 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
 以秦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
 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
 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
 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
 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
 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
 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
 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審文也洛誥云王在新
 邑烝祭王入太室禋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
 亦從省文也。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旣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旣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
 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
 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
 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
 以此時賜周公也。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
 入即云賜周公者不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
 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
 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
 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
 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
 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
 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
 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傳歎皇天改

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傳何其奈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傳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

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天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于者凡人皆云天子天子為之首耳**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傳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泰厥終智藏瘝在

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諫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瘰工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顛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顛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傳天既至用懋○並義曰更述改殷之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至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

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
 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
 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
 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
 得之也。○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
 言其去而不復返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
 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
 敬故也戒王使行敬。○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
 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
 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其忠至良
 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
 謂紂也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
 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瘵言之。○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德相古先民有夏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積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

有殷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積天若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傳墜其

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者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冲子成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說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予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予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桀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

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績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予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爲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 畧五成反徐音吟

傳

嗚呼至民畧。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

也若其大能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

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

士必任之為先也畧即嚴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

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傳**言王今

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直吏反下為 **曰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傳**稱周治致治皆同

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

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也傳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傳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

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

而爲治爲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

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爲用

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代

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只有五中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玉城余河兩縣是也。○**○**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曰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傳 召

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

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

協乃可一

○此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

節性惟日其邁

和

比

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令

力呈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

為所不可不敬之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既

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

戒于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

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

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傳夏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

傳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

我不至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

短長既如此矣。今土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爲敬也。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措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厥初生自貽哲命

傳

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遺唯季反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

傳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傳

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傳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傳

勿用小民

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

傳

亦當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

○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

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爲政之要王乃初始卽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矣爲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爲以授之命其命有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

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
 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
 子之位以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
 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
 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白
 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
 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
 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
 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
 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
 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
 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
 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
 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

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患爲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爲難也。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爲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爲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爲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桀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

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越或作酬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

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聞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

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公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每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卽是大順勿廢也。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於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人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
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
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離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
諸侯與群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言我至承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
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眾百
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
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傳

召公先相宅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

○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更反注遣使同

作洛誥

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卜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罔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而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二月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
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
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
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
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
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
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
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
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
王言公既定宅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
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
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
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
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
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
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巳
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尚書疏
周書疏
卷之二十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傳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

○辟必亦反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傳

如往也

言王徃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

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

傳

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徃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三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土中
故爲王營洛邑也。○禮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闡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意欲令王明故稱復予明辟也正以此言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以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禮如徃至已攝。正義曰如徃釋詁文
及訓與也言王徃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禮我乃
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

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傳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我使

人卜河北黎水上不畜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

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

北也瀍直連反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倅來以圖

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倅普耕反徐

敷耕反又甫
耕反下同
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

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澗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灑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我使至食墨。正

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

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

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鄆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

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跗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圻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

傳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侂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

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馬云當也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忍反傳王拜手至誨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

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

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

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

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

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交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倅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

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爲
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
也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歲秩無文傳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政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

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日記上音越一音

人實反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

群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

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

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敘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

防之宜以初○燄音豔敘絕句馬讀厥若彛及撫事

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

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汝永有辭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

譽之辭於後世

注。魯徐評亮反。同。停都昆反。

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

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群臣盡力於其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眾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

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
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欠
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
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
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卽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
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
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卽周禮者以此云祀於
新邑卽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
謂於新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卽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工者未制
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
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
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
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卽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
卽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爲此言冀王爲政善也。○**傳**今
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
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
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今功大
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
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
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
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

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
 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群臣有功者記載
 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群臣有必須躬
 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群臣法之非謂
 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
 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
 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
 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
 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
 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
 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與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
 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傳**言朋
 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
 發若火既然初雖談談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
 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群黨既成
 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

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傳**已乎歎譽成王之辭也。

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

其爽侮

傳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

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公

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

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

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旣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旣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傳**我爲政

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頌音斑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棊音匪又芳鬼反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傳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

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

言皆來被皮寄反及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

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

是惟不可長久也。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性居新邑，亦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不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爲至用之。○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知人，雖復治政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工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性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覆之爲勉。

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停心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小子

成王順周公意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不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奉咨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傳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

方之民居處其衆傳宗將禮猶秩元祀咸秩無文傳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比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

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

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勤之教言化洽○旁步光反迓五嫁反予冲子夙夜

馬鄭王皆音魚據反

總祀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

祭祀而已無所能

王若至總祀。正義曰王以周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

周公之意而言曰公將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與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

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明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

者而皆祀之凡此皆行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於大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

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畱輔我童

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曰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

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畱之自輔王以公若捨公而去則已政闢而治危故云公

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盈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克此光亦爲克也言公之明德克滿天地卽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卽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土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

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
 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
 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
 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
 也。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
 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
 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
 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
 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
 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

時

功

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

說

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

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公之
 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
 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
 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卽辟于周命公後

傳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

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

傳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

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

救亡婢反治直吏反下

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傳

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

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

監工銜誕反注同

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傳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

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

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

若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廟。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

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
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
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
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
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

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

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

世享公之德

厭於豔反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

斃音亦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

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

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

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

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

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

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

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

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

道敘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

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

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

先也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

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

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

孚先傳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

王成業當其眾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疏周公

至孚

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爲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也。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於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

之留已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
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
上意大使我恭奉其事欲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
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
分言之耳。承安其民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
通也。○禮少子至。○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
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禮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
故連言典常言其行也。○禮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
人有賢性故稱賢人。○禮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
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
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
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
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成王使爲善政令
後王崇重之。○禮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
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禮我旦至推先。○正義
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
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

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群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眾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眾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侔來志殷乃命寧

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王中是文武使已

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平以黑黍酒二噐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

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 卣音巨 噎勅亮反 香酒也 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 禮

因音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

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

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

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

乃長成爲周傳邁工豆反厭於豔反注王俘殷乃承

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

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

使終之傳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

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

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白罇內我言
曰當以此酒頒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
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
禋祀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爲政當順典常
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爲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
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
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
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
王之言也。○我旃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
齊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
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
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
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
武之命以安民也。○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
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

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
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
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
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
之禋釋註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
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旣告太平
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
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
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
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
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
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爲
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
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
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
之時已太平矣旣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卽文武是
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

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

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

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

尊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

云遴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

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

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

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

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

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

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

歸其德矣此則長成

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傳**成王既受周

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王在新邑

馬孔絕句鄭

讀王在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新邑烝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傳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

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傳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

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王

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王命周公後作冊

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裸官喚反逸誥傳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

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

所終述

○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

攝皆

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七年

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

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

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

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

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

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

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

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成王至晦

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

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

皆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
部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
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
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
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
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
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
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
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
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
卽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
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
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
之神言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
 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
 策書也鄭玄以丞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
 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
 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
 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
 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
 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
 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
 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
 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
 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
 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
 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
 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威格表王敬公之意非
 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

尚臭祭禮以禪爲重故言王禪其封伯禽乃是祭之
將未非禪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而史由若右執
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
祭未乃命之以禪爲重故特言之。○**傳**王爲至拜後
○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
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
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
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
以伯禽卽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
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
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
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
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
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傳**言
周至終遘。○正義曰自戊辰巳上周公與成王相對
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巳下非

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解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終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from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very faded characters.]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傳

洛陽下都遷殷頑民傳

傳

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

○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

周

公以王命誥傳

傳

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多士傳

所告者即眾士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

公

公

公

公

公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
 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
 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諾
 此眾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
 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
 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為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
 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
 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
 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
 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
 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
 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經云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
 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眾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

類故孔
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傳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惟三月至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

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

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

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生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

降喪于殷傳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

○ 旻音的 旻天上閔中反 仁覆愍也 下謂之旻 馬云 秋曰旻 天秋氣殺

也 方言 降喪故稱旻天也 愍眉隕反 喪息浪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傳言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

傳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

天佑我故

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

弋

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傳

惟天不與信無堅罔治者故輔佑我我共敢求天

位乎○治直吏反界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

明畏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為于偽反畏王若至明畏○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眾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為

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

以為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

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

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
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
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
以天命喻之○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

尚書流 卷之十六 三 及古爵

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文皆
 是順之辭○**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
 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愍
 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
 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稱**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大之命殺
 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勅訓正
 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稱**大佑
 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
 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
 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收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曰**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稱小國

傳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 ○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 **傳** 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

能用天戒天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時夏絕句馬以時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价註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于孟反 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傳** 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傳** 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 ○甸徒 **傳** 我聞至四方 ○正義曰既言天之

効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 句誓流 卷之六 四 改古

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愈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人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警之○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儉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

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後嗣王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開亂之辭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為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猶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法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廟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湯既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德也。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
 紂大過其愆過無顧于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自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王若曰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傳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禘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傳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

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眾士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
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

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無害師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

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傳

以道告汝衆士我惜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

傳

我及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傳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傳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傳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傳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疏王曰猷至天命○正義曰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人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或我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凡之我惟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勅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禮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土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禮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禮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禮惟我至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
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

傳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傳

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傳 比 逃他力反 毗志反註

同遠于

傳

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眾

萬反

土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

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 昔

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長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逝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子惟不爾殺，子惟

時命有申

傳

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賓如字徐音

殯馬云却也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傳

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尙寧幹止

傳

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傳

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

傳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啻始岐反徐本作翅音同下

篇放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傳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

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服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

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賓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

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

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

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畜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

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彼居

傳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王曰又至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
 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

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人言
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了語
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傳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好呼報反

無逸

傳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傳

中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
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
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
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成王至各篇。正
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

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

熟誕父母不欺則極矣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諺魚○用公○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小人所依恃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恃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

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歎美至者○正義曰周公

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成王欲求

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

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

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

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曰有萬幾彌復不

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稼穡至依怙○正義曰

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熟耘

此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
 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
 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
 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
 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
 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
 ○**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
 母勤苦艱難終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
 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小人至**
 聞知○正義曰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
 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
 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
 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
 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謔不恭已足欺誕父母矣若
 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
 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謂
 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

故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

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人

戊嚴格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傳嚴如字又魚檢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傳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傳治

直吏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傳周公至五年傳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格貌

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

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

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傳正義曰中宗廟號

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

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傳**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者各異故累言之。

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

人出入同事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

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行下孟反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

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

傳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卽土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其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父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

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及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謝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傳湯孫太甲爲不義

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傳

在桐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衆民不敢侮慢憚獨

憚求營反
字又作榮

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

傳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

疏

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
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爲王

久爲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卽王之位於是知
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
寡憚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
得長壽也

傳

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

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
 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
 言其廢而復興為不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
 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
 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
 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
 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
 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
 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
 也○**傳**在桐至憚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
 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
 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
 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卽
 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憚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
 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

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傳

從是三王各承其

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

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

傳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

○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汴

同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傳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

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疏

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

也

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傳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傳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

○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

傳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

安之又加惠鮮鰥寡之人

鮮息淺反注同

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處和萬民

傳

從朝至日昃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

昊音側本亦作么朕田節反

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傳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音恭

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傳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傳

周公至十年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

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
 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
 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之鰥寡之
 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晷尚不遑暇食用
 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
 遊戲畋獵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
 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
 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太王至父祖。○
 正義曰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
 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
 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
 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吾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
 不為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
 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
 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
 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以美至
 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為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
 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
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
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
寡之人也。○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
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且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
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
斜昃也昃亦名暎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
十位食時爲辰日暎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
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
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暎遲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
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訓皆也
○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
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
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
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
爲西伯故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耽者

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禮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

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

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

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

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

也經言受命者鄭文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

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

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

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禮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傳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

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也度反夫音扶無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酗

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况付反

疏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享

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考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己身以洪待之也以身供

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不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

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

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

尚書卷之九十一 及古則

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
 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
 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佞淫不止其
 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
 如春秋隱公加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
 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
 謂逸豫遊謂遊湯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
 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
 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
 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
 故言曰耽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
 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
 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
 大有愆過矣戒于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
 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
 酒爲德飲酒爲文心以凶酒爲已
 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歎古之君臣

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

或胥譸張為幻傳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

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誑九況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其不聽中正之

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

無不變亂言已有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詛祝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

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傳周公至詛祝○正義曰周

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忽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講張至惑也。○正義曰講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

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此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

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傳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

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詈力智反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傳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

以罪之言常和悅傳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既言明

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

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

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

是怨詈則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

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

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

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况

滋益用敬德也。○**信**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
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
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
已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
詈小人聞之則舍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
舍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
鄭玄云不但不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壽

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信**此其不聽中正

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暗**

憾胡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信**則如是信

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舍怒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信讒舍怒罰殺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

說音悅奭始亦反召公名

召公至君奭。正義曰

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

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

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

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

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

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口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按古

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傳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傳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傳廢典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棐音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忱市林反

傳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終馬本作崇云受也周召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為師順古道而呼

曰君曷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

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

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

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

蟬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

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

知也。廢典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詔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

命

不敢知亦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曷所知故

傳

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曷同知舉其殷

傳

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傳

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

天之命故不敢不留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

尤違

傳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

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

傳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

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

不得知

渴絕反佚音逆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

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

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

同諶氏壬反

嗣前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

傳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

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非克有正迪惟

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

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

嗚呼至冲子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今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

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巳是引聲之辭既呼君爽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而勿非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無德去之是天

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我道馬本作

我迪去女字又起呂反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言天不用令

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又曰至受命正義曰周

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命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夷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傳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傳尹

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音至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在大戊傳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傳伊陟臣扈率伊尹之

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

言不及二臣。敏反。伊尹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傳祖乙

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咸子巫氏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

說。說音悅。說公曰君爽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者

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

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

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

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

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

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

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

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

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

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伊摯至太平。正

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
 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
 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
 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
 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祖烈祖湯之號
 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
 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
 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
 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弟沃丁立崩弟
 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崩弟太戊立是太
 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
 巳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
 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
 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
 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
 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

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存
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
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
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
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
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
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大臣。**傳**
甲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
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
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
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
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
于甘盤既乃遜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
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
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率惟茲有**
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伊尹至

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

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治直吏反下同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禮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

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禮率惟至百姓

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

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

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

使商家富實百姓為命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

禮節也禮言伊至年所禮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

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

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

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

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禮殷禮至禮節禮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

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
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
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傳** 自湯至武

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
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 屏賓領

反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傳** 王猶秉德憂

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

其君事 辟必亦反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傳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 土人至是孚。正義
曰王人謂與人為王

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
不待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
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
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
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
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
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
不去亦當如此也。○**白**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
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
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
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
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
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
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白**王猶至君事。○
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
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
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
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十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天滅威

傳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

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傳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

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

傳

公曰君爽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爽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

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

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商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
 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
 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
 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
 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
 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
 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
 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
 不治故天滅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
 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
 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
 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
 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
 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
 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
 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
 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
 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

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欲輔王使為不至之君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

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

命○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閔天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

王弟天名○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

名凡五臣佐文主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散素但

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工活反南宮氏括名也
 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
 附鄭箋云疏附使疎者親也奔走奔又作本走又作
 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
 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傳云相導公曰
 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君夷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夷在昔上天斷割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
 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
 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
 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
 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
 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
 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
 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
 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
 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為文王之
 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

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正義曰詩絲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臣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蔑徐亡結反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

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

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

作勛勉也聞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

音問或如字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

所能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

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

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

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

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

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

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

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

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

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
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傳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土蹈有天祿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

相息亮反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劉厥敵

傳

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

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傳

惟此四人明武王

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傳

武王至稱德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
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
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
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

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
 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
 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
 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
 與武王殺紂也。○**傳**叔先死故曰四人以足文王之弟
 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
 王時說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
 人之力言此四人大。○**傳**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

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

傳

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

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

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

造才老反一音七到反

鳴鳥馬云鳴鳥謂鳳凰也本或作鳴鳳者非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

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

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

往與汝爽其共濟渡小子成玉用心輔弼同於成王

未在大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

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

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
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
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我新至我留正義曰
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
小子且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
 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
 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
 之左傳稱閭教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
 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甗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
 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
 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
 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
 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
 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况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
 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
 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
 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
 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
 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
 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
 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

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以朝臣無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

大惟艱難不輕忽謂之易治

以朝直遙反
易以或反

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

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迷。公曰嗚呼至人
正義曰周

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以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

汝民極**傳**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

矣為汝民立中正矣為汝**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傳**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

大命而已但反**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惟文

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記 公曰前至

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用自勉方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前入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汝以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宜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

曰君告汝朕允

傳

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

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傳

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

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傳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

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戢言汝

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

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戡音堪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勝音升其汝能敬行

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公

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

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美我周家日月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美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

言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言我厚

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

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

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俾必耳反
解住買反

○嗚呼
至率

俾。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

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

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

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

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

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

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傳

公曰君子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

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

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

公曰嗚呼

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傳

惟汝所知

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

召公以慎終

○鮮息
淺反

祇若茲往敬用治

傳

當敬順我

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傳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歎

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

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難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

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

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傳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

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

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

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劄切之

尚書卷之六 召公之諫 第六

清書

卷六

清書

四雅論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

傳

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傳

成王

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

傳

蔡仲之命

傳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傳

蔡叔至之命。正義

日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

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
 事故作蔡仲之命。成王至相及。正義曰
 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
 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
 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
 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
 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
 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
 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
 管叔為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崩時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

尚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碎婢亦反徐扶亦反乘繩證反從

才用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罪輕故退為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

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

○傳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 ○圻巨依反下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傳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傳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

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旣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爲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群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
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
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
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
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
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
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爲已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
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
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
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
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
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
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王若曰小子胡**傳**言小子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

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傳**以汝率

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

之國當修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傳**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

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傳**汝

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

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

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

懷傳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

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傳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

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爾其

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團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

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團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

一人汝嘉團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度如字

注同斷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團歎

下亂反

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傳

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東土爾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汝當至惟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傳

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

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藉也

數色角反覆芳服反

作成王政

傳

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政

如字馬本

作正云正

傳

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時周公征而定

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
 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
 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
 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
 成王政為篇名。○○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
 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
 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
 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
 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
 與即此代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
 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代淮夷與踐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
 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
 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
 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為翦翦
 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踐為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傳已滅奄而徙其君及

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

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近附近之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傳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傳

成王既至將蒲姑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

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

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

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

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

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

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

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為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

多方

多方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

月還至鎬京

○費音祕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正義

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

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

之多。為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王告殷之諸侯故也。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

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故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

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作費誓王並與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

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

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眾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
 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
 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
 孔攄之傳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
 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
 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
 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
 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國多方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

王自告

列反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

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疏

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禮**周公至自告。正義曰成王新始卽政周公雷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友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謙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禮**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弃殷而慕**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周也**

傳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

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弃。淺反。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

于帝之迪。**傳**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

天之道。迪徒歷反馬本作迪徒歷反馬本作乃爾攸聞。**傳**言桀之惡

乃汝所聞。**傳**周故舉夏殷為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

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

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
之與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
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言夏桀乃復大為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妨聞言不虛也。○**圖**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厥圖帝之命**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至與自修政也

不克開于民之麗**圖**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圖**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重直用

反又直。○**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圖**

龍反。言桀不能善奉於人眾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

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曰欽劓割夏邑傳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

○憤勅二反

劓圖厥

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眾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治民桀既舒情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克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
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
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王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眾者君之
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
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
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桀洪至賊臣。正義曰
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
違逆桀命為貪饕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
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即叨也叨餮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
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降顯休命于成湯

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

不昇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必二昇

反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

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天

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

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傳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為言

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天惟至克開。正義

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王以代天乃天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

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上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惟桀至已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

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慎厥麗乃

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

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

罰亦克用勸傳言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亮反去

羗呂反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傳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

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

反上時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傳今

至於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亦反辟必傳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

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王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

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湯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次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歎而順

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

命胥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

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故見誅滅也

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

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

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

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

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以此故見誅滅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間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無親佑有德

○間闕

圖

乃惟至闕之

○正義曰更說

政不能成於享國

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

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

以聖君代闕主也湯是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後

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降時喪

圖

紂謀其政不絜進守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

○蠲吉亥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

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

故滅亡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傳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而紂大

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

年還師二年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

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

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

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與其念善也計紂

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

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與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

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

之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

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

為狂狂必不可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

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

天須暇於紂與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

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
聖極善惡者言之。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
創業聖王理當神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
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
待閑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
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
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
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
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
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五年方始殺紂從九年
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
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
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
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妄其後改悔亦
非曲念湯德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顛天

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

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惟汝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

眾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音王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音王天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眾方之諸侯音王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

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

以伐紂惟汝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
我周王善奉於眾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
惟可以主神天之祀備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
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
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
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
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
王而與之居卽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
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
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
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
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
惡何事非天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
教我用美道故

命

傳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傳**汝

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

和協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

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夾音協注同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傳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傳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

心未愛我周故○數色各反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

天命傳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大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

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

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

明黨

要一逢反訊音信倡音唱

至于再至于三

再謂三監淮

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乃有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

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天下誅汝君乃其

大罰誅之

極訖力反本又作極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

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多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

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
 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既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
 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
 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
 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
 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畷汝故
 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躡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
 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
 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
 白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為
 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
 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

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
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
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
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
丁寧戒之。○**釋**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
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
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
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
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釋**
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
諸國踈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
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釋**今汝至疑
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
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畷
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
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
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畷汝

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也。○**田**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爲叛逆是汝乃自爲此非常謀信於正道。○**田**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田**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田**謂成王卽政又叛也。言上迪屢**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不靜之事

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

傳 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

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傳 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臬魚列

反馬作剽長竹丈反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傳 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

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傳 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

亦則用敬常在于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

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

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音悅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

有周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祚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爾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爾王曰嗚呼猷至

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
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

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比章
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
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
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
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
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
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
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
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
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
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
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
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圖**王歎至多士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
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

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闋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為善德怨惡為凶德忌謂自然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闕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傳]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

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傳若爾乃

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眾方取天之威我則

致行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南反辟匹亦反

王曰嗚呼至爾土。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

之眾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汝則惟不能

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惟為

逸豫惟為頗僻大遠弃王命則惟汝眾方自取天之

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

本土。傳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

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

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

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

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

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
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

告爾命

○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

又誥汝

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

○

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

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

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二被誅者是惟汝初

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
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
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
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

者是王又
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傳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

立政為戒

立政

傳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傳

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傳

公屏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

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

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寔得其人任而鳩反準之允

劣反賁音奔長之丈反除篇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鮮哉鮮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息淺

反鮮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

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

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

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

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

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禮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攝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群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群臣之辭。○禮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戒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
 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
 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
 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
 皆為非其人也。○**○**數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
 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
 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
 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
 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
 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大競籲俊尊上帝**德**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

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預**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德**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

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忱市林反恂
 音荀行如字徐

下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圓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

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圓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

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往任

是惟暴德罔後圓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臣

古之人至罔後。正

義口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
 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群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
 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
 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
 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之
 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
 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
 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
 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
 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夏末
 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
 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
 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古之至上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廸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
 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

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顛訓呼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旣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卽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是也。○○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掌士官主理刑法亦須得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群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

尚書疏
卷之二
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
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
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
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
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
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謀所至之外。正義曰
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
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叛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
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
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
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
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巨處居此無義罪人三
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
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
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
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亦越成
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傳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穎反又工丞

反下同王往况反

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

傳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

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傳 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傳 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

之昏亂，亦從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

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

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

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

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

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

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

化也。**○**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

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

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湯乃至明德。正

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為九，爾以

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

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又居官顯明，其有

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

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

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

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
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

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

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

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受德紂字馬云

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闕為于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傳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

賢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傳天

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

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徐敷耕反又

甫耕禮鳴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反禮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禮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賢強也賢即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為威虐。禮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過德言以過惡為德習効為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

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文王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傳

紂之不善亦

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

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傳

言文武知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

諸侯

疏

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云惡與善滅殷興周卽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

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可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圖]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眞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圖]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
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
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
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
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
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
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
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

立政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

傳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

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傳趣馬掌

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

傳趣七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

傳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

傳券音勸契芊計反藏才浪反

大都小

伯藝人表臣百司

傳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

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傳

太史下大夫掌邦

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眾掌常事之善士皆得

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傳

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

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夷微

盧烝三亳阪尹

傳

蠻夷微盧之眾帥及亳人之歸文

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音反

傳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

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
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
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
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旣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
小官猶須擇人。况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
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
臣况遠臣。以小官况大官。旣以近小况遠大。又舉官
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
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
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旣畧言內
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毫
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
官皆求賢人爲之也。○圖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
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
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
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
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

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
 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
 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
 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
 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茲乃俾又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
 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
 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
 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趣馬**至其人
 也。正義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
 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
 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
 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
 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
 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雖左至擇人**。正
 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
 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半券

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
等亦皆擇人。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
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
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表的積幹之臣其都
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大宰職云乃施則于都
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
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太史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
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
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
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
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
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
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
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
吉士。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
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

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
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
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
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
指誓戰者也。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
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
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
則夷微已下以二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
及亳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
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
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
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亳人
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旣未伐紂亳民不應
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
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
言亳民歸文王爾卽如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
王特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箕山阪之地立長爾不
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
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
處之地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
爲西亳古書亡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

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

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

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又如字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疏文王至于茲。正義

曰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疏**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疏**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分析言之爾

傳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奉遵父道

。救亡
奸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立受此不不

基傳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傳直
專反

通亦越至丕基。正

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王

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衛者惟謀從文

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

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通**武王至子孫。正義曰

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並受此大大之

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

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為天子臣為諸侯

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並受也

通嗚呼孺子王

矣。歎稚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俾亂傳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

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傳俾必爾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傳能治我

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

之言不可復變傳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勸相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傳言政當用

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傳嗚呼孺子

怪反 話 至受民

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乎我眾獄訟及眾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續 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

續 能

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未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歎所受

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

○稚直吏反。本亦作穉。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傳文子文孫文王之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

治眾獄眾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

立事牧夫準人則克維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傳**言

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

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音亦**傳**嗚呼至

正義曰且者周公名也周公又嘆曰嗚呼我且已受

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

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眾獄
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
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
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

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
 之。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
 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能居之
 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
 為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
 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

君無顯名在其世。又作懋馬云儉利佞人也。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立政

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勸音邁。國則至國家

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
 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不順

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常繼
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
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眾獄有司欲其

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

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起一

反馬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

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

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其

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疏今文至常人。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眾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

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方，四方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卽詩小雅云：藜藿澤及四海是也。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周公若曰：太史其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必反又如字。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

人之制故告之○行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

史掌廢置官○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

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

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

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

知蘇公所行也○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

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

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

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

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此

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

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

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

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

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

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
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
廢置官人之制故
特呼而告之也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